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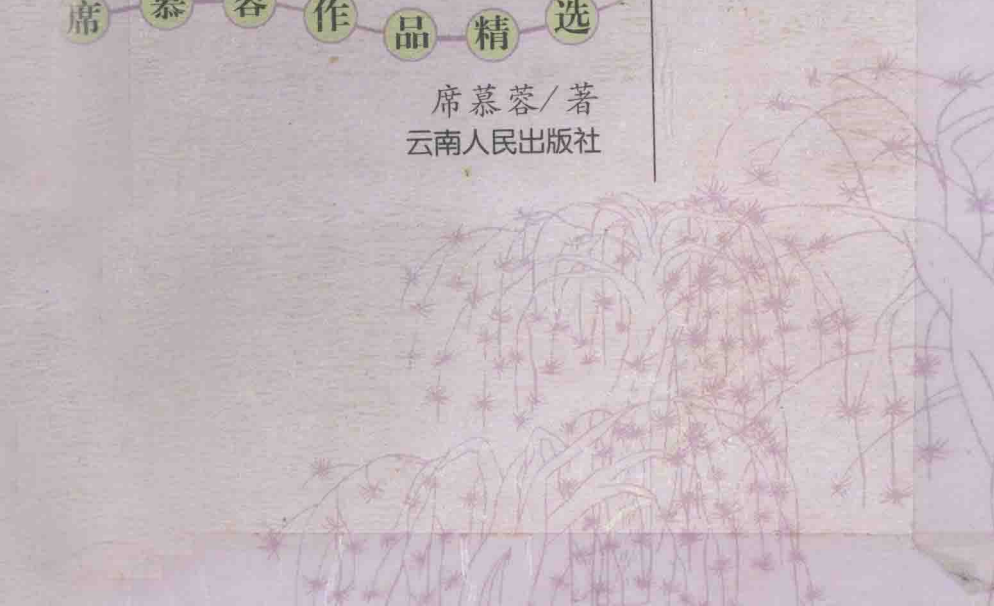


永远的 诱惑



席慕蓉作品精选

席慕蓉 / 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永远的 诱惑



席慕蓉作品精选

席慕蓉 /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2000年1月第1版

责任编辑:杨 健 封面设计:谢 鸣

席慕蓉作品精选

永远的诱惑

席慕蓉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

云南新华印刷一厂

云南新华彩印厂

印装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本册定价:15.80 元 全套定价:49.2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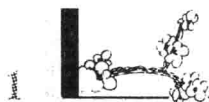
2000 年 2 月第 1 版

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印张:11

ISBN7-222-02688-6/I·679



目 录

篇一 窗外

胡凡小姐的故事	/1
玛丽安的二十岁	/9
海伦的婚礼	/19
卖石头的少年	/26
达尔湖的晨夕	/31
那串葡萄	/38
✓中年的心情	/41
欲爱的神殿	/46

篇二 谦卑的心

谦卑的心	/54
母亲最尊贵	/55
窗前的青春	/56
白色山茶花	/57
幸福	/58
理想	/59
明镜	/60
岁月	/61

再会	/62
我的苦闷	/63
哭泣的女孩	/65
夜校生	/67
春回	/69
生日卡片	/71
夫妻	/74
母子	/76
同学	/77
同胞	/79

篇三 我的选择

回顾所来径	/80
我的选择	/82
孤独的行路者	/83
严父	/84
贝壳	/85
荷叶	/86
十字路口	/87
马樱丹	/88





鸡蛋花	/90	绿水·天祥	/146
台湾百合	/92	山草小住	/149
争夺	/94	本分	/151
梔子花	/96	驿站	/153
苦楝	/98	无题	/155
唯美	/100	此生·此世·此时	/157
		昔时	/159

篇四 天真纯朴的心

桐花	/102
眠月站	/105
飞翔	/108
独白	/110
镜里与镜外	/112
给我一个岛	/114
天真纯朴的心	/116
书与时光	/118
孤独的树	/121
此刻	/123
我的抗议	/125
寒夜	/127
开端	/129
雾里	/131

篇五 意象的暗记

回音	/134
躯壳	/136
意象的暗记	/138
昨日	/140
“古典主义”	/142
山芙蓉	/1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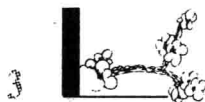
篇六 生命的讯息

成见	/162
生命的讯息	/164
伤痕	/167
窗前	/170
唯一?	/172
诗教	/174
诗人啊!诗人!——之A	/176
诗人啊!诗人!——之A	/179
待遇	/181

篇七 恍如一梦

雾布——之一	/183
雾布——之二	/186
雾布——之三	/188
雾布——之四	/190
雾布——之五	/192
恍如一梦——给隐地	195
蝶翅	/197
透明的哀伤	/199
河流与歌	/200
泰姬玛哈	/202





面貌 /204

荷田手记——之一 /206

荷田手记——之二 /207

篇八 虚幻的栅栏

暑假·暑假 /209

“扎须客”俱乐部 /211

写生 /213

圆梦 /214

昨日 /215

?! /217

骗婚记 /218

妆台 /220

魔手 /222

旧事 /224

默契 /225

海洋 /226

虚幻的栅栏 /227

琴音 /228

徒然草 /229

篇九 等待中的岁月

常玉 /231

论席慕容 /233

诗与诗人 /235

傅先生 /237

傅太太 /239

芳香盈路 /241

睡莲 /243

山樱 /245

等待中的岁月 /248

山火 /250

山中日课 /253

火种 /255

花之音 /257

三句话 /259

说创作——之一 /261

说创作——之二 /263

美术课 /265

“品味”两则 /267

美术教育 /269

最后的一笔 /272

篇十 永远的诱惑

画幅之外的 /275

美的来源 /278

写给生命 /280

妇人之见 /286

老伊凡 /295

阿克赛 /2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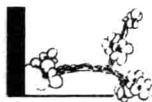
童心与童画 /303

莲池 /306

矛盾篇 /312

永远的诱惑 /315





篇一 窗外

胡凡小姐的故事

小时候看童话书,最爱看的是这样的结尾:

“——于是,王子就和公主结婚了,以后他们就住在美丽的城堡里,过着非常快乐的日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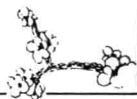
把书合起来以后,小小的心灵觉得安慰又满足,历尽了千辛万苦的情侣终于可以相聚在一起,人世间没有比这个再美再好的事了。

等到长大了一点,对爱情的憧憬又不一样了:爱应该是不指望报偿的奉献,是长久的等待,是火车上费雯丽带着泪的送别,是春花树下李察波顿越来越模糊的挥手的特写。凄怨感人的故事赚了我满眶热泪,而在离开电影院或者合起书来以后,却有一种痛快感觉,毕竟,悲剧中的美才是永恒而持久的。

可是,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又改变了我的看法。

我在布鲁塞尔读书时住过好几个女生宿舍,其中有一间宿舍的名字叫做“少女之家”。顾名思义,这里面住的应该都是年轻的女孩子,事实上,宿舍里最小的有十六岁,最大的廿四岁,只有一个住了十年的法兰西丝是例外,但是,大概因为是单身职业女性的缘故,平日收拾得很漂亮,人也乐观和气,脸色红润,所以看起来仍然很年轻。因此,“少女之家”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。





只有一个同伴与我们完全不一样。

在我刚搬进去不久，我就发现她了。其实，假如置身在外面的人群里的话，她一点也不古怪，不过是个白头发的瘦老太太罢了，然而，在我们这些女孩子中间，她的面貌与举止就非常令人不舒服了。

我们宿舍里也有白头发的人物，比方说：负责人安丝玉小姐、厨娘玛丽女士，都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。但是，她们的举止恰如她们的身分和年龄，不管是如前者般的和蔼可亲或者是如后者般的喋喋不休，都不会引起我们怪异的感觉。

而胡凡小姐实在是个很奇怪的同伴。她并不住在宿舍，只是每天来吃三餐饭。她每天七点正一定已经来到饭厅了，穿着灰绿色的大学生式样的长大衣，终年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，进门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伸出长而瘦的双手去摸窗边的暖气，一个一个窗户地摸过来，假如暖气开得够大，她就喜笑颜开，否则的话，她就会一直搓着手，然后到每一桌的前面来抱怨，为什么暖气不能再开暖一点？

“你不觉得冷吗？”

“你不觉得这房间冷得像冰窖吗？”

问你的时候，她那灰色的眼睛就直瞪着你，你如果不马上回答她，她就会一直瞪着你看。她那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很直，因而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乱蓬蓬地梳在耳后，用一条花色很杂很旧的纱中包起来，越发显得脸的瘦削与鼻子的高峻，极薄而没有血色的嘴唇，如果不说话的时候总是紧紧地向下抿着，一副悲苦无告的样子。

要听到你同意的回答以后（最好同意她，否则没得完的），她才会离开你。一面很满足地点头，一面开始解开围巾，脱下大衣，扯一下灰色毛衣的下襟，然后仔





细地挑选一个她认为最温暖的角落坐下来。

她这一天便差不多都会固定在这个角落上了，一直要到吃完晚饭以后，才又穿上大衣，包上围巾，走回家去。

我们平日上班上学的时候，她也一个人呆在冷清清的餐厅里，面前一杯咖啡。偶尔，门房马格达有空的时候会过来和她聊上几句，否则，多半的时间，她都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，面朝着门口，等着我们回来。

她叫得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很关心，也都想参与。我们唱情歌时，她也用她沙哑的声音拔高了来跟着我们一起唱，我们傻笑时，她也跟着傻笑，我们买了新衣服时，她比谁都热心地先来批评一番，我们有谁的男朋友来了信或者来了电话时，她也总会头一个大呼小叫地来加入我们。

而青春是一种很冷酷的界限，自觉青春的少女更有着一种很残忍的排他心理。奇怪的是：为什么到今日我才知道我当年的残忍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只觉得她是个古怪而扫兴的人。觉得她嗓子太尖，觉得她头发太白，觉得她的话语太无趣，于是，不管我们玩得有多高兴，一发现她的加入时，大家都会无奈地停下来，然后冷漠地离开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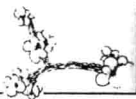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我们正在谈着男朋友和未婚夫之类的话题时，她也在一边尖着耳朵细听，从刚果来的安妮忽然对她蹦出一句话来：

“胡凡小姐，你有没有未婚夫？”

“有过啊。”她很快地回答。

“别唬人！拿相片来看才信你。”安妮恶作剧似地笑起来，就是啊！这眼前蓬发失神的老妇人，怎么也不





能和“男朋友”三个字联在一起。

头一次，胡凡小姐不跟着我们傻笑了，她装作好像没听见似地低头喝咖啡。马格达在门边狠狠地瞪了安妮一眼，我们觉得很没趣，就都站了起来、散了。

学校放暑假，大卫打电话来约我参加他的同学们办的郊游，我兴高采烈地去了。我们在比利时东部的山区里消磨了一天，夏日的森林太迷人，有着各式各样的风采。

当我正想走上一条很狭窄的山径，单独一人去寻幽探胜的时候，彼得——大卫的一个比国朋友叫住了我。

那位比国朋友，就是山区里的居民，他告诉我山中多歧路，很容易迷途，尤其是冬天，因为积雪很久都不化，更不易找路：

“这一片山区，出了好多次事了。有时候找到迷路人的尸体时，常会发现他就在大路的旁边不远。但是，在四处都是相似的枯枝与相似的白雪时，就算回家的路近在眼前，他也无法分辨，就这样在离生还的希望几公尺前倒下来了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正是风和日丽的夏日正午，太阳光从翠绿层叠的高枝上洒下来，森林中有着一层绿玉般的光影，照在每一条曲折的小径上。地上开满了野花，小鸟的鸣声带着怡人的尾音，美丽的森林安详宁静地包围着我们。

我实在不能想象这样美丽的森林还会有另外一副恐怖的面貌、狰狞的威胁，我不能想象，我也不愿想象。

于是，在一连串的惊叹以后，仍然可以回过头来再过我们自己的日子。虽然在听过那些故事以后，好像偶尔会有死者的阴影从幽深的小径的尽头掠过，但那到底





与今日的我没有多大的关联，只要摆一下头，大笑几声，或者跟着同伴跑上几步，就可以摆脱了。

回到宿舍时，已经很晚了。洗了澡换了睡衣，正想回房睡觉，走过法兰西丝的门前时，看见还有灯光和人声，敲敲门伸个头进去，门里三四个女孩子正围坐在地板上闲聊，怪惬意地。

“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进来坐，阿蓉。”

“嘿！阿蓉，今天玩得高兴吗？你们到哪里去了？”

法兰西丝一面问我，一面拍拍她身边的空地。于是，把门关好，我也挤了进去。法兰西丝是我们这里资格最久的房客，在她房里吵闹的话，安丝玉小姐很少来干涉的。

我先向她们报告了今天的行踪，她们之中，也有人去过的，马上就热热闹闹地谈起来了。

“嗨，说个秘密给你们听好吗？”法兰西丝忽然想起了什么来：“是关于胡凡小姐的。”

“好啊！”我们大家都要听，安妮又想到胡凡小姐的古怪模样，于是她站起来，伸出手在墙壁上乱摸，一面摸，一面问我们：

“你们觉得够暖吗？”

“你们不觉这房子冷吗？”

大家都嬉笑了起来，安妮又黑又胖又圆的样子完全不像胡凡小姐，只有那沙哑的语调倒学得满像的。

法兰西丝也笑了，招手把安妮叫了回来。然后用暂时的静默和逐渐转变的神色来向我们暗示，她要讲的故事不是个轻松的故事：





“你们别看胡凡小姐现在这个模样，她年轻的时候可是个出了名的美人哩！”

“在我刚搬进宿舍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不过，听安丝玉小姐说，她年轻时确是很美，很有气质的，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她的相片还上过报纸。

“当然，假如不是因为那件事，单只为她长得美，记者是不会特意去报导的，实在是因为那件事情太惨了。

“大概在四十多年前，胡凡小姐十九岁的时候，和同村的一个男孩子订了婚。那个男孩子刚从大学毕业，在镇上找到了事情。他们两家住的不远，从小就相熟，可以算是青梅竹马。他们的家就在阿蓉今天去过的那个山区里，两家的中间，隔着一片森林，林子不大，假如天气好，路又熟的话，从这里走到那家不过三四十分钟的样子。

“唉哟！要会一次情人还要走上半个多钟头，我不干呢！”又是安妮打岔，法兰西丝不理睬她。

“在山区的人来说，卅分钟的山路算不上什么，这一对情人大概会在森林里过很多好日子。

“他们订婚的那一天，照了很多相片。在几天后的傍晚都冲洗出来了。男孩子从镇上下了班以后，就把这些相片都带回来了，他想马上就把相片拿去给胡凡小姐看。可是，那几天山区正在下雪，天又快黑了，男孩的母亲用那地方的乡下人惯有的顾忌劝阻她的孩子，她认为这不是个可以外出的晚上，尤其是到森林里去，有什么事第二天早上去不是一样吗？

“可是，你们大概是知道的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年轻人去会爱人的心的。男孩子虽然知道山区里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，但是，他自恃身强体壮，又自信对这森





林熟如指掌，于是，只加上了一些御寒的衣物，他就兴冲冲地带着相片去献给爱人去了。

“他进了那个林子以后，母亲就开始担心了。当时两家之间也没有电话，整晚都无法联络，母亲也整夜都无法合眼，天刚亮的时候，就四处央人去帮她找她的孩子。

“孩子找到了，就在一片枯林的中间，一条他们平日最少走的路，为什么会在黑暗的寒夜里引导他走向生命的尽头呢？怀中的相片上微笑的情侣再也无法相见了，相片却被那些记者拿去登在报上，大大地作了一番报导，赚了很多读者的眼泪。

“胡凡小姐就出了名了。后来，她一个人离开了家，到布鲁塞尔来做事。她没读过什么书，只能在工厂里做工，或者在商店里做店员。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安丝玉小姐，就搬到我们这个宿舍来住了。可是，她常常换事情，每件事都做不太久，几年后就离开宿舍，听说是去法国投靠她姐姐，二十年来没有一点音讯。

“有一天，她又回到宿舍来了，她变得很苍老，也没有职业，靠社会福利金过活。碍于规定，宿舍无法收留她，安丝玉小姐替她在附近找了个房子，每天三餐要她回来吃，才解决了她的问题。就这样又过了十几年。”

法兰西丝说完了她的故事，我们都呆了，房间里很安静，伊素特，一个平日待人很好的比国女孩子轻声地开口说话：

“我去过她家。有一次，她病了，好几天没来吃饭，我打听了地址去看她，她的房里光秃秃地，除了一张床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她好像很生气，不喜欢我去看她的样子，一句话也不和我说，我只好赶快走掉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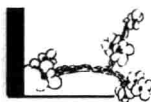
“后来，安丝玉小姐去看她，大概给她请了医生。过了几天，她又回宿舍吃饭了，好像忘了跟我发过脾气的事，又对我有说有笑了。”

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，不正是我最爱看的那一种吗？有着永恒的美感的悲剧！假如搬上了银幕，最后的镜头应该是一片白茫茫的森林，女主角孤单落寞的背影越走越远，美丽的长发随风飘起，悲伦的音乐紧扣住观众的心弦，剧终的字幕从下方慢慢升起，女主角一直往前走，没有再回过头来。影像慢慢地淡了，当灯光亮起时，观众还带着一副意犹未尽的陶醉的神色。

可是，我看到的剧终，放在四十年后，却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样的剧终，虽然是真实的，却很难令人欣赏：一个古怪的白发老妇人，走在喧嚣狭窄的市街上，在她光秃秃的屋里，只有一张床。

自此以后，在胡凡小姐的面前，我再也不唱那首我一直很爱唱的法文歌了：

爱的欢乐，
只出现了一会儿。
爱的痛苦与悲哀啊，
却持续了整整的一生。



玛丽安的二十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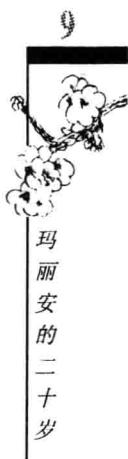
我头一次来找这间女生宿舍的时候，几乎错过了它。

宿舍在一条很陡削、很狭窄的斜坡的闹街上，两旁都是百货公司，白花花的大玻璃橱窗，嚣张的霓虹灯，忙碌的店员，忙碌的行人。这里是布鲁塞尔的中下等商业区，因此商店里摆的也是中下层人买得起的货色，在门口堆成一大堆的柜台上，有时候是贱价的毛衣，有时候是当今的水果，有时候是打折的睡衣裤，有时候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奇怪东西。

而这幢灰黯、老旧的女生宿舍就挤在这些陈列着便宜货的百货公司中间，越发让人看不见它。其实，住久了以后，我就发现这栋建筑虽然老旧，但是却很够宽敞，当年一定也曾气派过。一排三层的雕花窗户，每层靠街都有五六间房间，然后左后方又伸出去七八间房间，整栋建筑是个大写的L字形。而在这个字形的空缺处便是一个长方形的花园，不太大，但是与市声隔绝，很幽静，草坪上又种了好多玫瑰，在夏天时是足够宿舍里的女孩子日光浴用的了。

我就是在那里遇到玛丽安的。

我对她的第一个印象并不太好，因为她穿了一条太短的短裤，大衬衫上又印了很多看起来很闷的红黄色的





花样。蓬发是干草色的，又长又乱，在脑后用橡皮筋随便扎了个马尾。身材高大得有点笨重，而最令我不喜欢的就是那张长而多汗毛的脸上傲慢的表情。

那天太阳很暖和，是布鲁塞尔难得的一个好夏天，我在这宿舍已住了半年了，已经有了一个小圈子的朋友，所以，当玛丽安懒懒地走向我时，我并不想向她打招呼，我并不需要她这样一个朋友。

于是，我只是安静地靠在草地上，好像有意又似无意似地把眼睛眯起来，玫瑰花在我身旁散发着被阳光烘焙出来的熟香，我索性闭起眼睛向后躺下去。我今天需要独自享受我的青春，我并不需要朋友，我希望她不要过来打扰我。

她果然没来打扰我，我安静地躺了许久，除了角落上安妮那一伙的谈笑声以外，没有任何新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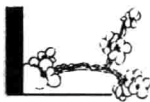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点好奇，忍不住张开眼睛，坐起来，便看见她的微笑了。和她刚才傲慢的神色比起来，她有一个非常羞怯而又动人的笑靥。她正一个人孤单地坐在离我不远的椅子上，交叉着双臂注视着我，对我试探地微笑，好像很寂寞的样子。

我心里有点不忍了，于是，我也向她笑起来，究竟，我和她有很多相似之处：我们都有一副傲慢的面孔，一个羞怯的微笑，和一颗寂寞的心罢。

大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和玛丽安开始做起朋友来。刚好我俩的房间都在同一层楼上，早晚见面的机会也多，从一起下楼去饭厅吃饭开始，慢慢地一起出去散步，一起出去买东西，到一起在房间里做竟夜的长谈。

这个宿舍里出出进进总住有二三十个女孩，大多数是比国人，外国籍的只有三四个，通常都是远道来求学的学生，好像我一样，而比国的女孩们则差不多都是已





经在上班做事的了。经验告诉我，这些女孩如果不是家离学校太远，通常都是在家里得不到快乐才会到宿舍来住的，所以，我虽然和玛丽安已经很熟悉了，但是我始终不敢问及她的家庭，我只听她说过一次，她的父母已离婚了。

她现在正在读秘书学校，大概还有几个月就可以毕业，她希望能在毕业之后，马上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。

“我恨不得马上就能做事，可是我爸爸说不必急，他可以供我到二十岁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几岁了呢？”

“十九岁半了，其实，假如不是跑到加拿大去白混了半年，也许我现在已经毕业了。”

才十九岁半，但是她看来远超过这个年龄。我知道白种女孩发育得都很早，所以在我这东方人的眼中看来，她们都过于成熟。但是，玛丽安的样子有点不同，她好像是在情绪上的成熟，才十九岁半，就一个人寂寞地独来独往了，放假日也很少看她回家，带着一副毫不在乎的傲慢面孔踟躅在布鲁塞尔的街头，怪不得她会有那么寂寞的一颗心。

她实在是很寂寞的，每天一早就去秘书学校，中午赶回来吃中饭，下午又去补两三个钟头的语文课。下课后就待在宿舍钩毛衣，一直等到我下课回来，于是一起吃上一顿叽叽喳喳的晚餐，吃完饭后不是拖我出去散步，就是赖到我房间聊上一晚，除此之外，她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。

我很喜欢和她聊天，她除了个性爽直以外，还有不少旅游的经验，小小年纪，去过加拿大，去过非洲，有很多新奇的话题。

可是，我有时候也会感到不耐烦。我学校里有一大

